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具茨文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遇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曹淦階

具茨文集卷一

明 王立道 撰

賦

大祀圜丘賦

伊我皇之繼統立極也德流寰區風漸海隅車書同於文軌疆域掩於唐虞横目之民咸熙熙皞皞嬉嬉于于木不貫刃道無㰏爻重九譯於越裳勒豐碑於居胥址

通窮髮南及雕題莫不稽顙内向奉珍来輸上格昊穹下綏皇祇洪河晝湛靈液夜濡幽明咸𢡟和氣充衢我皇於是坐明堂考禮樂稽諸古典秩然有作惟國之南是經是度就陽位以肇啟抉舊規而前拓壓鴻厖而創基包坤維而亘絡法天體之惟員發珉石而礱錯陶人效其巧思蒼蒼協於正色表重階之崔嵬施廣陛於九級佳氣浮而蒨葱祥烟起而霭欝迴瑶宇之廓虚聳碧岑之千尺迴延乎赤道森羅乎紫極卿雲彌於璇穹日

月曜其精䰟於是天子乃歴長樂出建章修大報之儀迎長日之至駕文玉之雕輿控騏驎之馴駟飛廉奔而啟途羲和騁而執御金戈交於玉戚鸞輿雜於龍旌飛霞鑠電騰波錯星虎賁貫文犀之甲力士垂曼胡之纓紛旖旎乎後先班陸離其充盈羅幬繡幔綺轂錯衡行如風發止若林屯齋宮啟而晨肅周廬列而無驚壇棨既張采席甫設天子乃戴珠旒奉蒼璧太羮粢食之儉玄酒明水之潔有黍稷之馨香有特牲之繭栗玉梢舞

而招揺金支動而從律獻終三觶歡洽百神命司駕而
旋馭適扶桑之朝暾開閶闔而御黄道撞洪鐘而御紫
宸千官列陛萬國輸琛道泰亨而離照福川至而日升
斯可以見仁人之饗帝而孝子之饗親者也遂作頌曰
惟皇九葉明德馨兮圜壇穆穆秩明禋兮上下四方神
揚靈兮嘏錫無疆宜子孫兮於千萬年永清寧兮亂曰
黄鍾應律迎初陽禮成享帝還明堂閶闔遥瞻黼幄張
氤氲曉日飛晴光玉輦徘徊龍馭翔琱戈金戚森寒霜

扇開孔雀朝未央千官濟濟趍䲨行圭駢組緝鳴玉鏘鈞天廣樂喧八方瓊筵既登折俎將雕盤絡繹皆芬芳琉璃琥珀凝瓊漿飲酒樂豈恩汪洋九夷五狄來要荒鳳儀獸舞何蹌蹌羣臣起稱萬壽觴泰交上下賡明良願君之福熾且昌天高地厚同無疆

觀泉賦

維歲在於丙申兮值春季之佳辰帝淵居而凝道兮感雨露之芳零撫肇造之孔艱兮仰在天之神靈惟祠享

之時修兮曰未既於厥誠想衣冠遺於鼎湖兮思躬致其精禋廼夙戒於百工兮筮穀旦而于征時龍中天而順動兮翊慈闈以偕行金輿玉輦先後而赫奕兮葳蕤乎鳳蓋之與龍旌望天壽以遥駐兮周長康之七陵孝思穆其上通兮若洋洋乎陟降於斯廷已乃奉慈幃以周覽兮歷輦道之透迤指玉泉之佳境兮峯巒嶔崟而蔽虧山含澤以涌精兮玉液溜而旁滋宛銀漢之濈空兮飛虹飲壑而下垂颯沓乎晴雨之濈翠壁兮雹翕霍

而過之清泠泠以揭毫兮白淙淙如凝脂蛟龍騰流以
雨下方兮虎豹慴而不敢窺彼呂梁之懸水兮羌無以
蹈其津涯矧匡廬之瀑布兮又何可與爭竒千官忭而
承流兮六宫共挹於清漪湛神而洗心兮滌煩而去臟
瞻天顏之穆粹兮承慈極而同怡抑聖智之樂水兮觀
逝者其如斯亂曰神京峩峩環名山兮蔵靈吐精激洪
泉兮飛湍流沫匯清漣兮崴嵳翠華来自天兮爰奉壽
母移雲軿兮遊豫永日承慈歡兮風旌日馭六龍旋兮

多福永年至若川兮

登城賦

繄朱明之屆節兮炎暑倏其如焚境獨處此幽庭兮氣鬱湮而弗伸御纖絺之輕裾兮想大壑之層氷步余馬於城南兮弭余轡乎曲闉歷陂陀之峻陛兮攀雉堞之嶙峋高閣屹其造天兮迴四絶於游氛臨廣路之如砥兮師左右而縱横騎纍纍而變鶩兮車轂擊而殷殷千甍疊以鱗比兮萬户鬱其連雲紛侯家與戚里兮歌鍾

喧而晝閟瞻玄丘之重壇兮欽降格於萬靈眺黃金之
廢址兮懷昔賢之遺芬尋易水之故宮兮氣慷慨而塡
膺忽游目以肆覽兮迴天宇之清明仰太微之紫都兮
披閶闔之重門層宮嵯峨莫可以殫名兮吐佳氣之氤
氳土山鬱其葱蒨兮䖍萬壽之鴻名玉繩耿耿其下垂
兮亘析木之長津太行西迴而逝兮窮幽陵之北垠倚
長城以為關兮勢獨得於建瓴偉河山之襟帶兮陋百
二之咸秦臨風浩以增欷兮想非熊之舊勳羌守道而

不渝兮豈不至今其猶存慨賢否之迭代兮若寒暑之相仍何宋德之弗競兮委禹蹟於荆榛憫淪胥於四百禩兮啟帝祚於我明祖業廓其如天兮又惡可以縷㪇雖億載其不遷兮闕　引巵酒以自觴兮若飡飛霞而吸玉英薰風徐来以習習兮若淩虛而軼太清忽浮雲之湧起兮日晻曖其晝陰雨足散於西嵊兮豐隆滅而東行漠崦嵫之闕　兮杳四荒其冥冥俄雲收而雨歇兮返照在於東林樹離離其掩映兮草萋萋

而增榮白鵠逝而雙翔兮烏搶飛以投林嗟予去彼故鄉兮依日月之光明偉余友之六七兮萃縉紳之豪英承休沐之餘閒兮蹇消遥於芳辰佩聖恩之優渥兮曾莫助其高深願矢心於頌禱兮日兢業於盈成彼殷周之卜世兮良昭代之所羞稱亂曰登高望遠䨱層城兮平原膴膴夏氣浩兮覽觀聖圖遐思運兮願依明時耿垂名兮嗟嗟我友庶同心兮

景雲賦

皇帝十有七年將以季秋之月饗帝於明堂奉獻皇帝配二十一日辛卯曰惟其吉先時巳丑太史奏景雲見皇上迺既齋心明禋受兹𤣥貺臣等竊稽往牒參綜舊聞天子孝則景雲出游又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臣惟皇上嚴父配天懋昭曠典至德懿行通於神明葢詩書所不能紀漢唐以下靡得而倫焉信所謂天子之孝古今而一人者矣洪恩博洽覆露羣物薄海内外莫不相煦以生相熙以寧昆蟲闓懌草木鬯遂諸福之物固已

悉至則所謂太平之應其在兹乎其在兹乎臣備員史局覩兹盛美忘其愚譾謹拜手稽首而作賦曰粤吾皇之撫御兮體至道之玄沖握元化以儲精兮侔三五之淳風澤周施而德洽兮若天旋而地容木委刃而偃革兮車書馭其會同揜殊絕之裔醜兮重九譯而來通仰王迹之貽夏兮軼黃虞以並隆爰發睿謨以稽德兮裒古昔之遺蹤覽天人之統會兮覃和樂而化中秩神明以謁款兮凜夙夜其寅恭展備物以純恪兮百靈翳其

畢從郊社假而洋洋兮有廟時罔怨以恫咸流祥而隤
祉兮啓聖孝之純衷惟周道其引備兮粲明堂之彝式
曰嚴父以配帝兮庶尊親之並得慨大禮之久湮兮咨
疇人之失職下綸音以博問兮羣工翕其承德迺詔宗
伯使考儀兮進太史而諏吉時季秋之既屆兮百司翼
翼其咸飭吾皇儼盡志以待事兮神穆穆而凝一祗黍
稷之未薦兮帝居歆於明德越先時之巳丑兮穹窿顯
其降格廓璇宇之朗清兮有雲爛其承日闕

纚兮紛輪囷以蕭索謂似烟而非煙兮絢異采之五色景煜雲以宣燿兮氤氳而充塞焯文章之璘瑸兮渥光華之的皪都人歡以騰觀兮倏闐郛而溢陌保章奉策而奔走兮表希世之珍物曰昔黃帝之神異兮爰始紀於師名曁有虞之呈慶兮歌旦旦而載賡斯隆古之上瑞兮匪懋德其曷膺欽吾皇之法天兮精純粹而文明倏光被以化成兮猶日照而雲行允可就而可望兮恬無為以至清天既眷命而孔固兮又洊貺之以嘉生

肇三錫以寶露兮河湛湛而再澄厥亦有動植之珍符兮含協氣之精英上幽通於玄顥兮俯允兹於坤靈休祥紛其砰隱兮偉卓犖於前聞肆闕羨之未已兮迎盬薦而昭徵仁蕃釐之熾昌兮日杲杲其方升垂離照於四方兮霈霈澤於八垠配高明以無疆兮綿千億之雲仍喜躬逢此嘉會兮媿含毫之未能勉陳詞以揚休兮流昭代之頌聲

喜雪賦

司馬相如侍帝於甘泉之宫枚臯眷談方朔弛嘲角觝罷戲長樂輟朝澄神澹志獨立逍遥時同雲四布輕霰遥集温先寒凝乃大雨雪帝顧相如曰夫陽臺之雲淫誣不經大王之風與士庶爭雄況楚為列國玉乃陪臣辭浮而志微吾不與也兹天不遺寡人恵此時雪燦然呈瑞年其以豐物其以遂子可無為寡人賦之相如乃再拜秉牘而進曰惟萬物之揫斂承冬氣之閉塞天地不交穉陽下結隱雷收聲甘霖屯澤枯槁失潤物乃不

植於是豐隆效能滕六表職冪玄陰於四荒彰竒功於六出始紛紛而漸零既皜皜而駢積萬籟潛空千里同色琳珉繽紛琅玕合沓上林則琪樹連枝御溝則瑶草映隰鶴翩翩而迷羣鷺下窺而不食炯如若木之華朗通不夜之國掩姑射之仙膚奪素娥之幽色但見方階瑶疏圓亭縞潔朱甍排銀皓壁增飾珪連通天之臺璚飛建章之闕攀井榦而欲上目眩轉而神懾恍乎天上之玉樓與清都而相接是將使帝居盡為雪宫黄山變

為長白吳門失其匹練而刜璞遺其蔵璧者也於是帝乃拊楹徘徊意暢心繹乃歌曰黄竹娟娟兮青鳥飛望佳人兮隔瑶池騏驎驤兮安終極覽祈招兮我心思又歌曰雲冥冥兮雪霿霿睍流光兮滋澤下行土膏渥兮元和凝百穀用成兮康我民於是相如復拜手稽首起而賡曰帝德雲行紛四周兮磅礴滲漉物咸休兮帝膺嘉生與神謀兮帝歌白雪和者疇兮於是帝乃顧景徘徊步輦而入果書祥於有年繼宣尼之特筆

憐寒蠅賦

惟秋容之淒淡忽冬氣之夜冽霜凜凜而晨凝風飄飄而夜發雁折蘆而南度蟬抱樹而無聲螢依依而光滅蛩唧唧而微吟爰有營營青蠅離披顛蹶垂首零丁呑聲泯息翅欲振而還斂足將緣而無力觸微風而遂隕依日影而羣集或低墮几案撲之狼籍或强沿盃盂驅之没溺多無故而自殭與糞壤而駢積嗟爾蟲之甚微何消息之靡一昔孟夏之恢台常爾曹之志得率羣聚

而狂攘恣貪婪而罔戢旣紛擾於闠　亦沾汚於服食
咸汝怨而汝憎與蚊虻而同疾麾之復來萃儒衡之爪
窮之靡得觸王思之筆曾時月之幾何遽黯然而喪魄
幸隨驥而千里今茍存於一息豈所遇之非時將多罪
而致孽吾嘗叩蟪蛄之年憂蜉蝣之翼抑定數之使然
人何暇於欣戚惟萬物之於時咸有得而有失雖蛟龍
之孔神或失勢而潛匿矧爾物之小醜又何足為善忒
惟大塊之生爾誠有害而罔益能黑白之易常類讒人

之亂國聊示儆於幾微庶少懲其罔極

頌

擬皇史宬成儒臣獻頌

古者國必有史左以紀事右以紀言故雖朝廷之大宮禁之嚴四海之廣千百萬年之遠而一時君臣謨謀政治風俗皆賴以有考焉所以稽得失備法戒質古今而觀盛衰也繇唐虞三代以来粲然具矣古者史成必緘之金匱藏以石室以是為一代重典尊而慎之不敢忽

也我國家法古爲治自太祖以及毅皇百五十年有實
錄以備紀有寶訓以垂範皆職在史官修而藏之以詒
來世然代異簡册人殊筆錄不足以昭大典示久遠我
皇上遂簡命諸臣重加錄而校讐焉復倣古石室爲寶
藏之所扁曰皇史宬臣愚適際厥成有以知皇上稽古
右文之心尊祖敬宗之盛美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惟
古有史君舉必書左言右動載筆罔遺赫赫彤管螭坳
列立南董馬班各專其職惟我有明肇自太祖太宗仁

宣英憲孝武煌煌帝業洋洋聖謨超墳襲典溢於翰牘
廣記備言網羅散失郡國所上太史所修芸籤縹帙金
匱咸收簡冊既繁先後靡一於惟我皇覽於前籍因而
出之爰正爰輯繕錄靡忒校讐孔精諸臣咸勤用覲厥
成乃審厥藏倣古石室司空載營石室有翼匪棟匪楹
不節不棁斲之礱之有賁其飾珉階玉礎廓其靚深疏
以瓊戶啓以朱扃昔藏名山京師留副制崇蘭臺嚴先
四庫具在於今乃知其陋百千萬年繫與國永壽

擬七廟成頌

皇帝嗣位十有三年洪恩汪洋方内乂安靡有金革之儆施及民物罔有不若其欲者於時衆神允答百祥咸臻州邑以瑞貢者途相踵焉斯可謂太平極治矣思惟國家賴祖功宗德肇光啓之以克有今日而廟制弗稱無以昭厥孝思且稽之典禮亦戾古甚於是因太廟舊基廓而增之備七廟之制越某年某月告成臣某樂覩盛禮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翳我皇明肇自太祖太宗

仁宣英獻孝武百世千年我皇承之先後一道受命咸
宜德昭馨香恵同民人和氣四鬯禮樂可興迺惟典彛
郊社耕蠶率繇古式是講是遵於惟廟祀悖經瀆禮時
謂弗欽神罔歆止肆歷宸衷爰究爰度舊基式因新宫
始作迺召司空庀材鳩工經之營之于國之東迺召宗
伯草圖筮吉弗儉弗踰惟古之則厥基既崇繚為都宫
中廟巽巽太祖是宗惟南有昭惟穆𧋍列左右以班數
協於七壖垣廡門堂寢夗廷煌煌朱户煁煁丹楹隆棟

雲興層簷霞矯山藻含輝金熒碧燿周廟穆清魯宮閟

洫落而歌之其詩孔碩況茲七廟禮隨制湮歷千百年

乃興自今既親既尊以享以祀於昭陟降神具依止無

遠而忘無暱而豐萃以假廟乃罔怨恫霜降露濡駿奔

伊恪賚以思成綏以戩穀何以穀之子孫千億於萬斯

年永建皇極

擬祈穀禮成頌

古者祈穀於春所以修農事崇彝典精意以享而冀上

帝之明賜以豐稼穡以康民人者也詩曰祈年孔夙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古之制也歴代或弛而弗修或行而匪時太史弗告覛土瞽弗告風啟蟄龍見官失而禮湮其来非一日矣惟我有明議禮制度有其舉之皇上御極稽古而勤民凡天地百神之祀禮文咸秩故兹祈穀之祭歲必一舉迺嘉靖丙申春月臣愚幸得觀於禮之成因拜手稽首而為之頌曰惟后繼天百神是尸昭兹明德帝其懷之休徵孔繁庶民

滋殖有年之書望於簡册帝懷彌固后心彌虔三禮是祗馨香罔愆於仲之春乃祓乃禋祈兹嘉穀用康小民匪臭伊時帝夙監止乃降百福以稷以黍既播既植時雨而風穮蓘靡勞嵗其屢豐䆉之穰穰倉庾畢盈民有饔飧君有粢盛粢盛既潔士女伊穀嘉生咸臻天子是若

老人星頌　壽陳處士

皇皇玄象三辰錯陳載出㦸入為緯為經惟南有星其

光孔明太史占之是名老人陰陽合質五行儲精日助之華月滋其英兩兩附景乃子乃孫是星所加為國麻禎欃槍屏伏枉矢沉淪民無疵癘既壽且寧自今耿耿有吴載臨揚州之域五湖之濆於惟處士允叶厥徵肥遁明時孝友蒸蒸令德令儀宜爾遐齡保艾無疆福履永貞

瑞麥頌

惟皇御極十有八年仁惇而義作之天下靡然同德用

光我列聖之鴻化至於興禮樂制度罔不惟古之稽以
飾政釐俗百辟卿士敬共無斁迺以歲戊戌開明堂以
饗上帝已亥二月命皇太子正儲位爰始省方於楚先
後相襲恭視顯陵五月特命重臣奉皇太后以祔禮也
覃恩勤施動惟厥時仁聖之事該而慈孝之理備矣蓋
宗祀配帝尊親之儀也元良豫建保傅之規也寬租賑
貸春和之澤也慎終考禮亮闇之訓也於時馨香之治
上下允格景雲再見鬱為休符迨六月某日某縣以瑞

麥進或一莖七八穗斯實曠世之珍物盛時之上瑞天
道地寶交見沓至宜列樂府被之絃歌以薦諸郊廟協
和天人臣某恭覩厥祥敬拜手稽首而作頌曰明明我
皇紹聖遵業惟精惟一天德既引人紀再協迺惟古訓
是式是彝以尊以親郊廟咸宜肆惟明堂饗配翼翼儲
闈繼啟國本攸植時邁於楚江漢来宗龍旂陽陽賁於
玄室玄室欝欝先帝攸宅我其仍之妥我慈魄我皇再
来萬物咸覩爰命有司家至户撫撫之惟何爰賜之租

厥角載道達於帝都和氣大洽上帝載豫迺錫嘉祥不遠畿輔𥝠𥝠之麥同莖異穗或以七八闕呈瑞玉粒含光如彼貫珠金芒潤澤翠葉紛敷惟此來牟帝命率育地不愛寶迺兆嘉穀於昭靈貺匪物之異小民其康箴于有位

表

擬宗廟成羣臣賀表

伏以制備穆清法先王之立廟誠通萃假昭孝子之享

親制度達乎古今明聖無乎述作神人胥慶上下均歡
恭惟皇帝陛下巍巍若堯之則天翼翼如文之事帝立
愛則明倫有典傳心則敬一有箴適百年興禮樂之朝
以一人建中和之極祀分丘澤決數代之疑文禮舉耕
蠶復歷朝之曠典兹以左祖之制雖克備於肇祀之時
而同堂之規猶或安於前代之舊孝思罔竭古禮或踰
乃因故址而經營遂命司空而爰作卜筮獻吉虞衡入
材梓人效審曲之能大匠董繩直之役百工咸趨而從

事庶民勿亟而子來世室都宮定制遠追於周廟左昭右穆成規獨異於魯宮堂寢維新門廡有翼信乎外有以不失其序而內有以各伸其尊聖孝克盡於奉先宸衷獨契於稽古者也伏願祖功宗德培國家有道之長聖子神孫保社稷無疆之福寢成延於百世流光被於萬年

擬宗王堯臣謝賜禮記中庸篇表天聖五年

伏以賜第大廷天寵獨先於多士頒經中秘聖學妙契

於斯文義重表章道存方册入懷袖而生輝示縉紳而動色臣某頓首上言六經皆載道之書莫辨乎禮三聖有傳心之法允執厥中訓嚴理欲之兩塗志通先後而一揆自仲尼没而微言幾絶曁子思出而正學復明究極天人發揮德業開闢啟鑰慮遠憂深附禮記而為經揭中庸以立號幸撥秦灰之餘燼尚存漢疏之殘篇在聖賢語焉而已詳顧世儒習之而不察誠明要㫖與王制月令而無收性命真傳雜内則少儀而靡考盖必學

乎古乃有獲信乎待其人而後行者也恭惟皇帝陛下
自誠而明修道為教善繼懋周王之孝好問廣虞帝之
公惟議禮兼得乎考文故博學肆壓於明辨恭儉莊敬
而不煩文理密察而有别迺於載籍之中獨究精微之
蘊適臚傳於清禁遂寵錫於鴻篇盖觀一書之會通其
德至矣而析衆言之淆亂惟聖能之臣某發迹草萊玩
心章句知修身之以道懋事君而未能魚躍而鳶飛久
荷明時之樂育天覆而地載仰私帝德之栽培旣膺甲

榜之榮旋獲瑶編之賜喜逾宣子已如入魯而觀書德忝仲尼不必適周而學禮臣敢不誠身獲上得善服膺素富貴而行成已不遺於成物恐須臾之離庸行必顧其庸言益懐戒懼之圖少助經綸之業伏願建三重以王天下修九經而先國家致中致和俾天地位而萬物育小德大德如日月明而四時行福無禄位名壽之全治極博厚高明之久

擬進重書八廟寶訓實録表

伏以史嚴載筆聖謨聿備於貽孫事重考文王心允篤於法祖萬年之典有成一人之孝斯在歡騰中外志協幽明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左史右史之記古有專官大事小事之書國存恒式堯言布而如見周禮在而足徵典則垂一代之規謨訓儼百世之戒自賢聖之君不作而簡册之積徒繁實錄上於貞觀猥多微隱之語寶訓起於明道不無潤色之詞惟我列聖之成書允惟千載之信史第編摩各專於一聖而簡帙世

殊繕録未萃於一時而字書卷别時如有待述乃謂明
恭惟皇帝陛下睿知中興文明上治學而有獲大舉郊
廟耕蠶之儀禮以齊民曲盡衣冠章服之等事必先於
稽古孝尤嚴於奉親兹當嘉靖之餘益隆繼述之念宸
東獨契祖徳是彛乃出金匱之縹緗復給上方之筆札
繕書簡於多士經理專於大臣俾集館閣之英各肆校
讐之力寶訓燦然而若一實録昭如而更新錦帙牙籤
煥動日星之耀琅函金簡昭回龍鳳之文乃知易象春

秋未足誇於東魯將使河圖大訓頓失寶於西周盖百
十六年之書於兹備矣而億千萬世之史莫能尚焉臣
等學未知方尚懷疑於盤燭才非通古敢正謬於竹書
聊竭愚資仰酬成命伏願以兹為鑑因是得師法虞舜
之重華體武王之纉緒盛德大業篤成烈於前人高山
景行率舊章於乃祖鴻圖保有於一統燕翼永貽於萬
年臣等云云

擬皇史宬成儒臣賀表

伏以瑤編赫奕八朝之成典載新石室閟嚴一代之藏書始備明聖允宜於述作制度無得於考文遠迺均歡古今僅見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竊惟國必有史爰分左右之官史必有藏用昭悠遠之則緘諸金匱煥日月以同光副在京師與山川而並久周惟外府漢則殿中東京亦聚於蘭臺李唐類收於四庫雖往制可尋於歷代而宏規未備於聖朝恭惟皇帝陛下憲天聰明法祖典則郊廟之式稽古不違耕桑之儀於今獨舉仁孝

流通而帝親饗禮樂明備而天地官顧惟實錄編年誠一代之信史寶訓記要尤烈聖之神謨纂述既有先後之殊字文不無工拙之異更加繕錄復肆校讐出東觀之舊藏集西崑之多士經理甫勤於元輔營建已命於司空乃發名山之材一倣石室之制礱斵殫公輸之技雕鏤呈匠石之能非土非木亘厚地以盤基以奐以輪捹列星而爭耀瑤階珉宇虹霓恍起於梁楣瓏柱璚櫋龍鳳飛翔於戶牖匪直光前之舉實惟裕後之圖臣等

猥以草茅濫班侍從多書既忝於柱史敘事尤劣於馬遷忽此遭逢奚勝快覩伏願祖功宗德克培啓佑之休聖子神孫益展繼承之孝斯干兆熊羆之吉仰耀前星瞻洛頌邦家之長永安磐石臣無任瞻天仰聖欣躍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擬皇上於重華殿等各置經書備覽賜輔臣詩謝

表

伏以宸居清暇乾行妙帝學之純聖藻昭垂晉錫仰王

言之大肆日隆於盛德實天縱夫多能拭目生輝銘心
佩寵臣某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竊惟羲元以不息資始
虞歌以惟時永言見乎辭者聖人之情異於人者明君
之學禹功九敘懋著修和說命三篇允懷終始降覲後
世殊愢前聞觀遊侈而學術荒鮮知開卷之有益詞華
繁而雅頌息遂令删後以無詩石渠之六藝粗陳詠歌
蓋闕栢梁之七言雖麗經典奚闗斯惟志道游藝之難
兼抑亦明聖述作之有待恭惟皇帝陛下虚明燭物平

湯養心克己邁顔揚人法舜德已徵於睟盎志尤切於就將兹炎暑之方殷益藏修而靡怠萬幾多暇時禁殿以來游一息弗存懼靈臺之失養僩外史所掌司存隅越於南宫而中秘有藏道里逶遲於西苑爰徵簡籍分置宫牆庶裨緝熙之功實資取閲之便縹囊金笥羣玉錯陳紫殿朱扃九流具在當翠華之順動即丹府之含光惟户牖之銘方兹褊矣雖造次之頃必於是焉既隨地以得師復因詩以言志摛龍章之藻麗裁鳳律之春

容句各五言篇幾廿韻日星炳煥匪誇郁郁之文金玉
溫純允見存存之性信乎薰風雅咏並虞帝而垂芳炎熱
短章陋唐宗而靡述者也臣某遭逢有幸賡載無能目
眩珠璣顧名言而莫罄珍逾琬琰斯傳世以為榮墳典
索丘之書能讀素慚於倚相梧桐鳳凰之什矢音遐想
於名康伏願學必求心事皆盡實觀古法祖駿聲獨出
於帝皇德就業昌鴻烈上追於賢聖一統而建極受此
丕丕丕之基萬年以保民永作明明之后臣無任瞻天仰

聖欣躍感戴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擬上天帝尊號表

嘉靖十七年月日嗣天子臣御名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太極分兩儀無名為始乾元資萬物大徳曰生日月星辰仰光華於千古風霆雨露運神道於九重斯百王所同尊實一代之崇典頃因圜丘報本之祭益廣明堂宗祀之儀惟昭事之誠遠稽諸聖而尊稱之建宜酌於今兹敬改上曰皇天上帝薦之寶冊用協禮文欽鴻

號之維新百神咸若儼玄居之如在萬世孔安得一以
清永綏降格惟天為大莫罄名言有土有民成命夙膺
於靈眷我將我享寅威儆錫於休徵臣無任瞻荷感戴
之至謹奉表以聞

又

嘉靖十七年月日嗣天子臣御名稽首百拜上言伏以
圜丘之祭大報本以事天明堂之儀嚴宗祀以饗帝綜
百王之彝憲成一代之崇規對越無形駿奔有主誠通

陟降諒黍稷之非馨道契幽明冀祝史之無愧臣承祧
主鬯甫及於百七十年之時制度考文爰釆於三五六經
之籍仰惟名號未協禮文敬定尊稱恭陳瑞冊伏惟皇
天上帝神道無為先三才而立極乾行至健鼓萬物以
流形明明溥照臨之仁蕩蕩垂悠久之化由大德是以
不德惟難名則非常名祗奉精禋聿修昭事萬邦咸若
欽嘉號之維新億載孔安凜宸居之如在伏願尊親允
格至和常溢於兩間孫子攸宜明命永綿於百世臣無

任瞻荷感戴之至謹奉表以聞臣稽首百拜謹言

擬駕幸無逸殿命輔臣進講御幽風亭賜從官以

上宴謝表

伏以義存鼎建宸遊踵接於明時道洽泰交天寵洊承於永日歡騰朝野光溢縉紳臣某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竊惟君父之視臣子辟如一身手足之與腹心原無二用昌言拜而賚啟沃之益大烹養而通上下之情故皐陶賡歌於惟幾之時而名爽矢音於來游之日鹿苹

致饗魚藻交歡自能保至治於無虞抑以昭太平之有
象慨正雅之音既息而朝廷之分愈嚴宣室之問鬼神
何裨聖學前殿之行綿蕞僅戢臣驕未央貽信讖之誅
曲江挾盡言之恨延和夏講尚爭坐立之儀内苑春遊
祇事花魚之樂寥寥古昔卓卓今茲信惟明聖之朝乃
見地天之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健統天震明御極
覃孝思於明倫之典邃聖學於敬一之箴禮舉耕蠶復
千年之曠典祀分丘澤決數代之疑文制既定於衣冠

情尤鍾於稼穡恩昔周公之教成王莫若豳風之與無逸詩書備紀式存經世之規亭殿肇興懋著命名之義頃因穆清之暇爰通張弛之宜玉輅時來肅千官於羣從翠華順動釋一日之萬幾顧惟泮奐之游彌見緝熙之學始命講於殿上俯及輔臣繼賜宴於亭中溥同列辟日新盛德與天地而同流湛露洪恩慶君臣之相悅遠陋徵招之作遐追鎬飲之歡臣等學本面牆官叨從輦乏嘉猷之入告抱素食之深慚職獻文修奚以補仲

山之哀志同將順尚期調傅說之羮伏願存無逸乃逸之心僶雖休勿休之志不遑暇食恒知小人之依能受盡言聿恩元聖之訓惟明明后保民以至於萬年受丕丕基建極會歸於一統臣等無任忻天荷聖感激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殿試策一道

皇帝制曰朕恩首自三代以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視其為君者

何如耳但傳云惟周之歷世最多國祚恒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於文武之所積累亦後之繼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垂及唐宋亦若是焉皆基之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慎滿之道者也洪惟朕高祖高皇帝代天行道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太宗繼述於草創之初列聖遵承於大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於今朕以宗文方在沖昧之年入承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災害於民茲來思祖宗創造

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洪業於無窮有隆弗替永宗
社萬禩之固保國家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
所如古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
進爾多士於堂爾等藴持既久王業素嫻於懷可罄所
知以告朕將親擇而勉之欽哉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也固以善始為難而尤以保
終為貴能保其終則其基之而為聖學藴之而為天德
推之而為王道莫不盡善盡美可久可大而所以保業

之固享祚之長者皆於此乎在不能保其終則其學荒而弗緝德隳而弗宏道弛而弗振而一時之治亦且於是乎衰矣而況於千萬年之久乎故曰慎厥終惟其始又曰慎厥初惟厥終帝王治天下之要臣竊以為無出於此者矣夫國之將興也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臣以草茅書生濫與討偕仰承明問雖不足以測天地之高深然反復聖制惟惓惓於三代以來歷世之久近年之長短而有及於祖宗之肇創列聖之遵承求所以

永宗社萬祺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臣有以知陛下之心蓋兢兢焉若不足而太平之基萬世之治皆可以逆決於此矣其敢無辭以復乎恭惟陛下以明聖之資撫盈成之運踐祚以來盛德大業與日俱新志定而事成道洽而政治羣生和萬物遂斯世斯民皆熙然於和氣薰蒸之中德化洋溢之内此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公孫弘所謂心和則氣和氣

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而天地之和應者也臣雖欲有言亦純乎無以議為矣所以反覆究思以為陛下萬分有一之助者無亦曰保終而已誠以自三代以迄於宋中間歷世之久近歷年之長短雖雜然不齊然未有不以能保其終而久而長以不能保其終而近而短者也自一代而言則厥后之克艱降而為暴德之罔後而湯以之興耿命之丕釐降而為元良之剥喪而武以之興自一君而言則嚴恭寅畏殷中宗所以享國之長也自

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而罔或克壽矣陛下所謂視其為君者何如臣則曰視其君之能保終與否而已其在於周則文武之所積累後之所以保持皆未有不保其終者其所以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而卒過其歷者豈偶然之故哉上至夏商垂及唐宋夫亦若是而已其在於我國家則高皇之創業以能保終而創之也太宗之繼述以能保終而繼述之也列聖之遵承以能保終而遵承之也陛下誠念祖宗創造之艱而欲求夫良法要

道以永宗社以保家國使民得遂生物得適所臣竊以為亦無出於保終而已雖然謹終於始陛下既善其始矣仲舒强勉之言可毋陳也魏徵十漸之屏可無列也而臣區區之情猶不能無言者亦憂治世而危明主之意而已夫今日之務有關於陛下之保終者臣雖不能備言之竊以為其大者有四四者何也一曰盡下臣聞人君盡下則聰明開故古之帝王雖德之至治之極而猶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昌言之拜有多聞之求

凡以道之使言而兢兢焉曰求其所未及也夫是以下無匿情而上無遺聽臣無隱忠而君無蔽明蓋有賞之而使言者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有罰其不言者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陛下即位以來未聞賞一諫臣而以言受罪者屢矣陛下設諫爭之職置輔弼之臣皆將使為立仗馬與不然而何一鳴輒斥去也若是者其可以保終乎此臣所以望陛下之優直也公卿大臣皆陛下之所托重而恃力者固不止於四三人而已也而

陛下之所及咨議者獨惟四三大臣而頃刻之名對倉卒之敷陳又未必盡其所當言與其所欲言也文學侍從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備數講論而已也而其所及陳於陛下之前者不過經筵之講章而講章之所及又多陳善之詞而不皆責難之語論於古者詳而及於今者略得無猶有所憚而未盡乎臣願陛下廣覽兼聽使凡公卿大臣以及於文學侍從皆得從容以獻其說或如司馬光之請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

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可也遠方之賤吏閭里之小民雖甚微細不足以煩陛下之念然其情之休戚固國勢安危之所係而亦享國久近之所關也臣願陛下開其自進之塗使皆得以陳其欲言之情可乎凡此皆臣所謂盡下之說也二曰省費臣聞聖王不盡民之力不盡民之財故古者人君之養財也修之以六府厚之以八政而經之以九式無浮費也其養力也用民不過三日起役無過一人而又使之任老者之事食壯

者之食無竭作也夫是以財力紓而百姓給百姓給而儲積富儲積富而國家安卒有水旱凶荒盜賊之患而皆待之有餘矣今者陛下土木之功日以益盛闕廷之外斤鑿相聞畿甸之間輪蹄交錯臣亦知陛下凡所經營類由軌物而非以供耳目之娛然天下不可户曉大抵君子信之而小人惑焉誠以朝廷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内帑之百金民間之萬金也陛下費以百金而民以萬金供之至於萬金則又可知矣且其所自來皆鬻

妻僦庢之需梏拲鞭扑之餘也用之益多索之益急民安得而不窮則亦安得而不慼至於賦漕不給又不免出内府以繼之而三年九年之蓄益耗至是則雖君子亦不能無慼焉矣若是者其以為保終之道乎陛下欲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則此固其所當先慮者矣三曰正俗臣聞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蓋上行下效謂之風衆心安定謂之俗此世道所由以盛衰而實治道所由以升降也陛下履中居正躬自勉以厚天下

而風俗猶有未盡善者蓋有怙侈滅義驕淫矜夸如書稱殷士者矣有車馬衣裘宮室競飾和五味雜五色調五聲以覲欲於天下如嚴安之言於武帝者矣有財多而光榮史書而仕宦勇猛而臨官如貢禹之所論者矣有交親戚倚貴勢走高門邀大車巧笑而偽言卑陬而婣愉偷一旦之容以售其技如柳宗元之所譏者矣凡此皆古之所謂敝俗而今皆有之陛下左右之臣計亦有以上聞者曾是不正則日以益敝而所以為陛下治

道之累者蓋不淺矣若是者其可以保終乎臣竊以為正俗之道莫大於紀綱莫重於教化莫急於得人司馬光曰願先定紀綱以還淳美之俗言風俗則係於紀綱也胡寅曰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言風俗之係於教化也董仲舒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則風俗之係於良吏又可見矣陛下有意於正俗其將於三者而留意乎四曰經武臣聞兵貴精而不貴多多而不精則

徒耗廪給而無益於緩急之用今者兵非不多而常有微弱不振之患者何與謂之兵而不知戰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占於將校之役使者兵也羸老而坐食者兵也此孫洙所謂離為六七者也且緣邉之卒多强壯驁悍而京師之兵反微弱不振則於古人所謂居重馭輕之意無乃失乎臣甞竊求其故由於汰擇之無法簡教之無實而已所謂汰擇之法者何也兵之老弱者固多而强壯者計亦居其三四誠能擇其强壯者

以時教之而老弱者則姑廩之而使給夫雜役既不濫耗夫強壯之力而簡教亦不虚糜於老弱之徒兵其有不精乎所謂簡教之實者何也臣聞周官司馬之掌政也寓兵於農既使家各推其壯者以為兵然必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凡旗物號名鐘鼓鐲鐃之節莫不習之有素若闗節脉絡相通為一而又中春振旅王執路鼓中秋治兵王載太常葢一歲四時之教而天子再臨焉非如今之所謂操者止以崇虚名應故

事而已也如是而兵有不精乎此臣所以有經武之說也雖陛下所以保終之道不止於此四者然因是四者而求之庶幾有得於萬分之一而臣區區之私憂過計亦可以少自釋矣雖然臣所論者政也保國之末而享治之流也陛下無亦於其本源而求之乎何謂本曰禮是已何謂源曰仁是已禮以為本仁以為源此三代所以享國長久之道而我祖宗之所以立國列聖之所以守成皆未嘗有出於此況夫由是而盡下則仁足以容

其直而禮足以感其誠也由是而省費則仁不忍於竭民禮不靡於非制也由是而正俗則一人仁而天下興仁也一人讓而天下興讓也由是而經武則仁不至於殃民禮不違於軍政也而天下之事皆可於是乎推矣而何有於保終乎而何宗社之弗永家國之弗保乎而何民有不遂其生物有不適其所者乎臣愚草野之人不知忌諱惟陛下恕其狂而終覽之幸甚臣謹對

鄉會試策十道 甲午乙未

第一問 甲午科

有建天下之本有運天下之資何謂建天下之本功德之盛可以經緯天地而成大有為之志者是也何謂運天下之資形勢之張可以宅中圖大而樹大有為之基者是也本之以功德而復資之以形勢則動無不克事無不濟以之創業而可以垂億萬年無疆之統以之守成而可以保億萬年無疆之祚矣此愚於聖祖之基迹太宗之定鼎所以不區區於形勢而必有以求其本也請終言之今之建

康即古之建康也古之國於此者若晉宋齊梁陳皆偏安一隅而不能由是以進取至我聖祖始自淮右渡江而基迹焉夫以鍾山龍盤石城虎踞在昔孔明嘗以為帝王之宅王導嘗以為經營四方此其根本而其言不驗於晉宋之朝者豈非由其無功德以承之乎今之燕山亦古之燕山也古之都於此者若金若元皆苟且為治而不能由是以宅中至我太宗始以江淮為根本而定鼎焉夫以內而太行西來重岡疊阜外而渾蔚諸州高山峻嶺在昔蘇秦

嘗以爲天府百二之國杜牧嘗以爲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而其言不驗於金元者豈非由其無功德以基之乎盖失其道則形勢雖强不足以立此山河之美吳起所以有在德不在險之言也彼六朝金元其功德果何如哉得其道則形勢雖微亦足以興豐沛之間古未有興王之迹也而高祖起於泗上南陽之間古亦未有興王之迹也而光武起於舂陵此天時地利孟子所以有不如人和之說也若我祖宗之興非即高祖光武之

儔歟然自當時觀之則一出而江漢清再舉而吴會平三征而閩越歸命四伐而荆湖率從中原之師兵不血刃太平之績一怒而成我祖宗之取天下易於反掌矣而必遲之以十六年之久豈固出漢高下以創業而貽守成之基殆有不容於欲速者耳既而羣雄盡剪矣四夷咸賔矣内而百官之正外而民志之一紀綱有常政務畢舉我太宗之守天下宜亦可以無為矣而北勦强胡六飛三駕不免如漢武之經畧者豈顧不文景若哉

以守成而兼創業之功殆有不容於自安耳不然則雖聖德神功足以建天下於億千萬年之久而區區殘狄恐不免乘一日之間矣非太宗驅除之又何以定萬世之基哉於乎天下財賦盛於東南而金陵為之會天下戎馬盛於西北而金臺為之樞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而我祖宗之立國則豈以之而自恃哉仁義得民蓋取諸周規模宏遠蓋取諸漢品式備具蓋取諸唐家法嚴肅蓋取諸宋而歷代之弊一切

掃去此固聖子神孫萬世所當法也愚請頌之以為獻

第二問

人才之在天地間有可以氣運而拘者有不可以氣運而拘者何則氣運之行有盛有衰而人才之生亦有盛有衰必以為不出於氣運則古人以有為之才而不能成有為之功者亦多矣而可以為非天乎必以為盡出於氣運則古之聖賢固未嘗有不可為之時也而又可以為非人乎吾是以知不為氣運所拘者非常之才也

而其拘於氣運者則亦常才而已而可以概論之乎執事發策而以人才之關於氣運下詢承學請得而究言之夫氣運之說何始也無乃后之儒者見天下有其人而無其時者以為天實為之乎非也愚嘗有所驗矣唐虞之時洪水泛濫蒸民未粒其所以為天下患者不可以一二數謂之氣運之盛不可也而皋夔禹稷之徒生於其時卒有以成時雍風動之化者何歟商周之初承桀紂之虐其所以為生民害者不可以旦夕去謂之氣

運之衰可也而伊廸周召之徒生於其時卒有以致從乂迓衡之治者又何歟知此則人才之盛衰其果不可以氣運拘也明矣然自春秋言之則以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郤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蔿賈秦之百里奚吳之季札鄭之子産其才非不傑然也而大之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次之僅足保全境内說者固曰氣運之衰耳自漢唐言之則若蕭曹若丙魏若房杜姚宋其才蓋非管鮑諸人比也而能佐其君以立一統

之業以成一代之治說者固曰氣運之盛為之耳知此則人才之盛衰其又不能不以氣運拘也明矣要之為氣運拘者一方之才也不為氣運拘者天下之才也士君子之處世其將為一方之才乎其將為天下之才乎為一方之才則管鮑諸人之在春秋蕭曹諸人之在漢唐者其所為吾不屑也為天下之才則皋夔禹稷之在唐虞伊虺周召之在商周者其所為有取也不然則定哀之時其氣運何如也而孔子且曰吾為東周齊宣之

時其氣運又何如也而孟子且曰王猶反手信乎非常之才終有非氣運所能拘者耳而諸葛亮狄仁傑之事業又何暇為之屑屑哉

第三問

求帝王之治者不可不在於道求帝王之道者不可不本於心心也者其道之會與道也者其治之基與治不本於道則踈略苟簡而不足以成可大之業道不本於心則强為襲取而不足以成可久之德此後世之治所

以恒不古若而賢臣之於君每不能自已其責難之誠也請因明問而復之人之言曰古之治天下者純任道后之治天下者純任法又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文信乎三代之治不復可見於后世也已然吾之心即帝王之心吾之道即帝王之道舉而措之亦存乎其人耳然自聖學不明不惟上之人不知所以為治而下之人亦鮮有能以是而導其上者在於漢吾得一董仲舒焉吾得

一王吉馬仲舒之言於武帝曰願陛下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然觀其所謂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與夫勉强行道勉强學問之言則其致行之實固在是矣吉之言於宣帝思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然觀其所謂朝廷不正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與夫獨行於深宫之言則其長策之建固在是矣其在於宋吾得一程伯子焉吾得一邵康節焉伯子勸神宗行王道期致治如三代之隆然觀其所謂稽古正學明

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則其致治之說不可知耶康節作皇極經世曰茍有命世之人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然觀其以易書詩春秋皇帝王伯盡聖賢之事業則其所謂帝道者不又可知耶惜武帝有嘉唐虞樂商周之志而不免肆情於窮黷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而不免溺意於刑名神宗可與有為而卒惑於安石以致新法紛紜此董生之言所以見廢於漢而程邵之說所以不行於宋也與然而致君當道卒未能如四子

之純粹而簡切者焉方今皇明在上興道致治有能得其說而存之則因心以求道因道以求治將必有在而德可久業可大帝王之治可復見於今日矣若夫條晁董之疏以法弱翁之忠校宣公之奏以繼子瞻之志者則執事責也愚何知焉

第四問

師道立而後可以明天下之正學君道立而後可以抑天下之異端蓋正道之行也有本異端之興也有源使

師道不立則本之不務而其所以為學者不過口耳之末而已其何以明天下之正學乎使君道不立則源之弗塞而其所以致辨者亦不過詞說之煩而已又何以抑天下之異端乎夫自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待士之學正矣今則特以經義取士而支離於章句文詞之末經術其何由明乎自漢以來如董子之學春秋知正朝廷以正百官之理似矣而張禹以論語為帝師乃不能止外戚之强豈於事君以忠之義有未思

耶京房之學易知帝王以功舉賢之法似矣而李固以
鉅儒位台輔乃不能正清河之位豈於春秋提綱之法
有未講耶然究而言之則董子正而或失之迂京房知
道而未見道其於所謂正學者蓋均有未明也王制執
左道亂民者有禁其衛道之意嚴矣今之佛老正所謂
左道而乃蔓延於天下以惑世誣民異端其何由息乎
自漢以来如文帝以黄老致清淨之治似矣而宋徽宗
身稱道君以釀成靖康之亂何其惑之深歟晉簡文以

知禪宗明死生之說似矣而梁武帝捨身事佛以自取臺城之禍何其愚之甚歟然究而言之則清淨之說失之荒死生之說近於妄於吾所謂異端者未之能絶也欲明正學謂不由於師道之立乎欲抑異端謂不由於君道之立乎誠使其嚴學校之教而不為虚文重選試之法而務求實用如周子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如吕與叔所謂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則庶幾抱經義者兼德行而才皆體用之實

矣誠使其察妄誕之奸而使不得售禁鬻度之令而使日益耗如韓子所謂人其人火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如歐陽子所謂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則庶幾執左道者皆知禁絶而無崇信之非矣否則本之不端末流之弊其何所止極哉

第五問

治久者不能無因循之弊為治者不可無變道之宜夫立法之初本無不善而行之滋久則其弊有不能免者

使無以變而通之則法日益弊而天下之事日益壞矣而何以善其後哉請因執事所舉屯田鹽法二事而直論之夫屯田之法我祖宗所以足食足兵而為國家計者利甚大也而今則日益壞矣始也有衛必有田今或衛遷而田存始也有田必有屯今或田在而屯管亡將校管屯因行漁獵之計監司㸃屯徒飾簿歷之文執事所謂名存實亡者不其然乎鹽法之行亦我祖宗所以酌古準今以為邊儲計者利甚溥也而今亦日以壞矣

存積之鹽既不充于所支常股之鹽又不足於所出商賈之徼利者急於取盈而鹺徒之私販者横於村落執事所謂利久弊滋者不其然乎伊欲變而通之則亦非有他道也葢屯田之實雖亡而其名猶在其亦因名以責實而已無已則如元學士虞集之法欲以海濱之地盡以為田有能以百夫耕者則與以百夫之地能以萬夫耕者則與以萬夫之地而授之以世官焉是亦一說也鹽法之弊雖滋而其利未盡失在於去弊以存利而

已無已則如我朝大學士丘濬之說使中納之商易粟以銀然必先行宋人轉般之法以通前日之商繼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以待后日之商而次第之畢舉焉此亦一說也然而其要則莫先於得人焉誠使屯田得人則如棗祗屯許下而兵備足於魏韓重華田代北而轉輸省於唐者可致也鹽法得人則如管仲在齊以魚鹽而富國劉晏在唐以鹽利而佐用者可致也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奚獨二事為然哉執事進而教之幸甚

第一問　乙未科

有敬天之心有事天之道敬天之心存則有以致感格之機而天無不孚事天之道盡則有以修時憲之實而天無不若故敬天非難而事天為難事天非難而得事之之道為難此古昔聖王所以日兢兢焉察於天人之交求諸君臣之際而罔敢有逸志焉者凡以盡吾事天之實而已而豈敢飾虛文崇常典以愚天下之耳目哉知乎此則我太祖高皇帝與皇上之所以勅天敬畏者

可得而言矣如聖政紀所載愚生雖不能仰窺其萬一

然觀當時宋濂之序首以郊廟百神之祀禮文咸秩而

祀事舉者為言要未可謂之不知本也繼是而大本之

正也大分之昭也軍政之肅也民志之定也風俗之新

也凡此皆所以為事天之實而其尤可徵者如盛夏不

雨則席藁露坐一星失次則驚惕不寐以至如觀心有

亭衍義有廡精誠有錄洪範有圖其所以內存敬天之

心而外修事天之實者蓋與堯之欽若舜之時幾禹之

謹戒文之昭事同一揆矣豈徒以之託諸空言戒諭臣下以為虛文常典而已哉惟我皇上明聖憲天勵精化理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是以大之而黃河清甘露降小之而卉木之瑞鳥獸之祥凡諸福之物莫不畢至所以衍億萬載無疆之慶者於是乎在矣夫何往者忽有星象之異則亦安知非天心之仁愛耶而我皇上方且躬御宸翰凜數百言勅諭臣工同加戒慎是又有以默契我太祖之心於千載之上而敬天之心事天之道無乎

不至矣然天無私怒變不虛生則夫感格之機時憲之實又烏可忽之而不講耶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盖星文之盈縮無常而人事之招徠不一試以其略求之則古有以小人而致之者矣如共驩居朝則五辰未撫管蔡在列則保章呈動此一說也而今有之乎古有以夷狄而致之者矣如淵聰肆逆則隕星爲肉遵鑒相屠則歳星襲月此亦一說也而今有之乎古亦有以政失而致之者矣而今亦無之也

則長星經天豈元朔滲漉之朝所宜有孛宿歷氏豈貞觀既效之日所宜聞乎古亦有以主慝而致之者矣而今亦無之也則星隕而雨豈宜紀於宣尼之筆而太白經天豈宜見於傅奕之奏乎夫數者皆無焉則其所以為世感格之實者果於何而致力乎夫亦求諸用人之間而已蓋天象固常與君子相符而君子亦常與天象相感故傅說騎箕蕭何應昴吾嘗得諸傳記攝提之位列卿鈎鈐之司出納吾嘗得之星家是以君臣和而三

台齊君子多而東壁著賢士進而少微絢采其理然也
且以郎官出宰上應列宿前陳一聚猶動德星而況於
朝廷之大百僚之廣拱北辰而依帝座者乎是故朝宁
之間或忠或佞一人之身乍賢乍否一時之事有得有
失凡此皆天心之所以為喜怒而星象之所由順逆者
也由是求之則百司之所以欽承仰答上紓我皇上之
憂者要必有道而鉤陳太微象緯咸若析木天街星宿
清潤下之所以欽若即上之所以時憲矣書曰同寅協

恭和衷哉請頌之以為今日在位者之忠告

第二問

人君之治天下也不患其無統天下之法而患其無化天下之本法者何紀綱是也所以維持聯屬乎天下使其勢無不一而王道之所由行也本者何心是也所以感動倡率乎天下使其情無不一而天德之所由立也故心不加則紀綱弛天德純則王道備舍其本而區區求之於法抑末矣夫紀綱之說何時而始乎一見於書

則五子之歌也再見於詩則棫樸之詠也然書之所戒則以失道而亂紀綱詩之所美則以勉勉而綱紀四方吾是以知紀綱固治亂興亡之由而人君一身尤紀綱張弛之本是豈可以不加之意哉惟昔唐虞三代之時不賞而勸不罰而治固無所謂紀綱也然其所以形諸風聲軌物之間達諸上下貴賤大小之際施諸會朝表著名位等級之殊措諸朝廷畿甸以及乎萬民之繁四海之遠雖無紀綱之名而有紀綱之實是故天子統三

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其所以統天下之法甚備而峻德之明仁義之由行典則之詔人紀之修皇極之建其所以化天下之本甚正信乎王道之備未有不由天德之純也乃若後世則有可慨者矣高祖之興規模宏遠漢非無紀綱也而賈生太息於文帝之朝且有指大如股脛大如腰之說矣太宗之治庶幾成康唐非無紀綱也而司馬公追論於有宋之世且有藩鎮阻兵士卒逐帥之譏矣宋之紀綱太祖以

仁厚樹之仁宗以恭儉承之亦善矣而數傳之後乃有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至或以一夫流言道路而為之變令推恩焉此其故何也無亦本之弗立而徒法有不能自行者乎中間如信賞必罰身致中興宣帝嘗有意於漢矣而刑名之學甘於雜伯以是為漢家制度可乎則其紀綱亦不過宣帝之紀綱而已刻意王道厲精圖治神宗嘗有意於宋矣而新法之行悞於安石以是而上慕唐虞可乎則其紀綱亦不過神宗

之紀綱而已是二君者非徒本之弗立且并與其法而失之則夫開漢亡之釁而基宋遷之禍者吾其誰咎哉善乎韓子之言曰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而察其紀綱之理亂也洪惟我祖宗創制立法萬世可行其紀綱則備矣其所以體之心而推之天下者有其本矣而承平日久人心玩愒有司奉行容有失其初意者我皇上以剛健中正之資而有釐正弊源之志執事以是為千載一時欲諸生條其所以興革之宜補救之術而

愚非其人也雖然亦嘗有得於朱子之說矣曰核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明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斯其紀綱之大者而紀綱之所以立則又在臺諫補察而無所私宰執秉持而無所失而人主又以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如此而已知乎此則興革之宜補救之術不有可得而論乎愚生天德王道之說亦在其中矣若夫仲長統之所謂井田于謹之所謂賞罰姚崇之所謂官爵杜黄裳之所謂法制要皆一偏之說而愚無取焉執

事其毋以為嘐嘐

第三問

聖人之道存乎經聖經之傳存乎人故經有顯晦待人而傳道有絶續得經而存經所以載道也人所以翼經也此其係亦甚重矣而乃區區以文之今古求之其殆非吾聖人作經之意乎夫六經帝王經世之典在焉孔子贊之删之定之修之其所以垂世立教者卓乎不可尚已夫何火於秦稍出於漢而其文僅存焉壁傳口授誠

有上古中古下古之殊矣執事舉以下詢不可謂無好古之志也而愚竊有說焉蓋閲字未盡偏傍固古人所不取而苦於奇字或者又議子雲之艱深以不識而見譏者固無足道而人謂其頗識難字介甫遂以為終身之恨愚今豈敢以是而自諉哉夫亦求夫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而已噫昔倉頡之制字也天粟顯晝零之瑞鬼妖動夜哭之祥是誠萬世文字之祖而六經之所頼以傳者也顧其創之當時則有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

諧聲之異義踵之後世則又有鳥跡蟲篆懸針薤葉鍾鼎玉柱八分飛白之異文要之非求道者之所先也愚考其始制之時字皆有義姑舉一二言之則如武之為武有取於止戈也乏之為乏有取於文之反正也蠱之為蠱有取於三蟲食皿也亥之為亥有取於二首六身也此其為意亦精矣要之非論道者之所急也何則聖人因道而作經後儒因經以求道道苟存焉經可略也經苟存焉文可略也則夫所謂漆書竹簡特其糟粕之

餘而科斗隸文特其煨燼之末耳聖經存亡之機漢儒存經之功亦何與於是哉何則易以卜筮存而實亡觀經解所援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之言今之易無有也其所以存不有賴於施孟梁丘京費之力乎詩自春秋作而已亡觀左氏所引翹翹車乘雖有絲麻之章今之詩無有也其所以存不有賴於齊魯毛韓之功乎既脫酒誥復脫武成書非全也由伏生安國相為授受而二帝三王之傳賴以不墜焉既失月令復失王制禮非全也

由魯淹中孔氏相為羽翼而大學中庸之旨賴以有得焉麟筆既絶策書不存春秋非全也由公穀左氏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賴以見焉程子所以謂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也吾於是深有感於經之存亡道之絶續而姑以文之今古為可略焉雖然三豕渡河非子夏莫之辨而石鼓之聱牙雖昌黎猶弍難之則字學亦吾人之所宜盡心者特以之而求聖經則以為可緩耳竊嘗謂字之興莫善於秦而字之廢亦由於秦李斯之

所作君子不可以人而廢也夫何始皇以衡石程書故簿書日繁字畫日趨簡便而隸興焉隸之由名固以其施諸徒隸而已斯之後於漢得一蔡邕於唐得一李陽氷於宋初得一徐鉉然先儒嘗謂宋之能者多於唐唐之能者超於宋則知陽氷之學有冠絕今古者矣方今朝廷之士草澤之民必有好陽氷之學而追李斯之跡者愚以為金匱石室之文紀德之碑銘功之器所以垂休光而照後世者不可不還古文之舊而書史之刊布

薄書之記錄則姑仍乎今日之習以播同文之風而已彼隸書之賤吾以為不可施也執事其將謂何

第四問

不明於天不足以立政不深於學不足以知天何則周旋運行天之道也而其遲速進退未嘗不徵於星懸象著明天之文也而其躔度次舍亦未嘗不會於星此古聖人繼天立極君子之觀文察變所以必加之意而不敢忽也夫星官之書其淵源遠矣自黃帝使臾區占星

而以容成挹之此其所由始也太史公有言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而巫咸甘石唐眛之書出矣姑以其略言之則二十八宿衆星為經水火金木土五星為緯者其象之大較也中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可明者二千五百微星萬千五百二十者其數之大較也有主有客有犯有孛有遲有留有伏有逆有表裏盈縮有含譽有昌光有格澤者其占之大較也欲一一而陳之要有不可以更僕終

者雖然明問不可虛辱請舉其為用之大者為執事試言之可乎蓋古今星官之學其為書亦瑣矣而其有關於立政之大用者吾得其四焉四者何曰法其象以授時也綜其運以起歴也辨其方以分土也察其變以觀災祥也何則星之見於六經者莫先於堯典所謂在璣衡以齊政者其官則有羲和仲叔焉其宅則有暘谷南交昧谷幽都焉而民所以遂其析因夷隩之宜者於是在矣然其所以為紀者則曰日中星鳥也日永星火也

宵中星虛也日短星昴也堯之政要莫有先於此亦莫有大於此者矣故曰法其象以授時也其在洪範曰協用五紀所謂五紀者歲日月星辰歷數是也然而歲本於月月本於日日本於星辰星辰貫乎歷而歷數成焉自黃帝調歷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三統用庚戌四分用庚辰而辛未有外星以成歷者故曰聖人作歷以天地為本以四時為柄以陰陽為端而必以日星為紀焉故曰綜其運以

起歴也星土之書雖無可考而十二國之分載諸傳記類皆可推如玄枵為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則於禆竈之言知之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則於史墨之言知之實沈為晉之分星而益州之星土則於子産之言知之大火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則於子韋之言知之以至鶉火為楚之分星則於叔向之言知之娵訾為衛之分星則於申須之言知之以至燕之析木周之鶉尾秦之鶉首趙之大梁魯之降婁莫不各有

屬焉故曰辨其方以分土也其在周禮有保章氏以掌日月星辰之變動又有馮相氏掌二十八星之位以觀妖祥自春秋以來迄於今其官雖已不舉而其妖祥所應類有可徵春秋時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梓慎以為宋鄭必饑則言其所屬裨竈以為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此非歲星乖次之應乎吳之伐越也說者以為越得歲而吳伐之不出二十年越必有吳以歲星十二年一周存亡之徵此非歲星順次之應乎至於後世尤不可

以一二舉求其順次之應則有如五星聚東井而髙祖帝漢也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吴也求其乖次之應則有彗星掃東井而苻堅亾秦也歲星犯太白而慕容亾燕也所謂察其變以觀災祥者不又在是乎吁吾是以知星官之學不可不講而執事之問不為徒發也吾是以謂不深於學不足以知天而不明於天不足與立政也執事倘與進焉則巫咸甘石之書錢樂葛玄之術當為執事盡之

第五問

用於國者修於家者也能知今者通於古者也故觀其談古道之謬則可知其處今事之疎而致用之未周者實由其學識之未充而已愚也於是實不免焉而敢以干肉食者之議乎然執事謂天下之事有言之若迂而實有益於治名爲無事而實有大可慮者而因舉夫東南之財賦西北之戎馬下詢承學愚竊以爲是二者皆吾國家之大計其言之非迂也名爲無事亦不可也是

故不敢不陳其説焉夫天下財賦莫盛於東南浙東西江廣固皆財賦之藪也自夫海舟罷直沽之運常盈列淮浦之倉而至者日益積轉兌用坐食之兵列屯授分閘之寄而運者日益來會通一河閘堨相次亭傳相望豈非我太宗之貽謀而恭襄之偉績哉夫何近年以來漕渠淤塞輸輓煩勞至於遣重臣以董之而功猶未著者何也得無疏其流而未導其源乎天下戎馬莫盛於西北宣府大同固皆戎馬之藪也且又寧夏守鎮聳於

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創於正統之世長城一帶烽堠遠延藩籬外障又非我太宗驅除之功而列聖豫防之謀哉夫何近年以來卒伍干紀緣邊靡寧甚至勒大兵以臨之而始就屈服者何也得無治其末而未絶其本乎伊欲財賦通於東南其説固莫先於治河而今之所以治河者非昔之所以治河也葢昔之治河也欲除其害而今之治河也欲興其利昔欲洩之使去而今欲疏之使通誠以會通一河自淮之上下以達於濟北之境其

水一資於黄河今河徙而流絶矣使不尋其遷徙之跡而導其北来之源則雖丁夫林屯畚鍤鱗比亦隨注隨涸而不足為久遠之計矣此愚之所謂導其源者也不然則尋元人海運之故道與河漕並行以為緩急之備可乎此非愚之言也丘文莊之言也伊欲戎馬寧於西北其說固莫要於脩邊而今之所以備邊又非昔之所以備邊也蓋昔之治邊也以攘外而今之治邊也以寧内昔欲拒彼之来而今欲防此之往誠以大同一鎮實

扼乎南北之交其城一面北向昔也嘗潛出矣使不豫求鎮防之計以絕其北出之路則雖甲兵在前金帛在後亦屢叛屢服而終無輯寧之期矣此則河套之地亦宜豫為經畧以防狄之出沒可乎此非愚之言也亦丘文莊之言也若夫治河之說又有如昔人所謂築隄以塞之開渠以疏之或欲作竹落而下以石或欲徙民居放河入海或欲尋九河故道或欲空河流所注之地或欲穿水門以殺水勢如賈讓上中下之三策賈魯疏浚

塞之三法皆昔之所以治河者而今不暇為執事詳之也至於治邊之說則又有所謂擇將帥以統我之師撫士卒以養我之鋭修城池以慎我之守積饋餉以足我之食備器械以蓄我之威禁侵掠以彰我之信如春秋所謂守在西夷朱子所謂備在朝廷者猶敢為今日勸焉不識執事肯為轉聞於當宁否